

通志
堂經解

□ 12
1411
122



門 12
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

後學成德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時舍隨時而止也舍去聲○行事進德修業也○自試隨時自用也○上治得位而行上之治也○窮之災窮極而災至也○天下治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

至於有害三四則皆時為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
 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易說○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
 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
 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九五成性則躋聖
 而位天德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
 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
 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下也曰下言微也如有鰥在下也前言位
 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時舍時可進故隨時而舍明
 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行事興事造業大有為也○
 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以天德位天
 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知變故災至○天下治知
 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時也潛龍勿用時在下也
 見龍在田時可止也舍止也井初六為九五舍之與此
 象異二陽方進而未泰故可舍止音菴舍之舍九二變
 遯艮有止意終日乾乾進而行事之時非乾乾不能堪
 其事異行事也或躍在淵上下進退无常自試時也飛
 龍在天在上而致治時也亢龍有悔陽窮於九陰窮於
 六位窮於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九窮不知變窮
 之災也天災曰災數極時也玄有三統九會陽以九終
 以極數也然天人有交勝之理故有悔天德不可為首
 用九不見其首則不過不過中也六位得中天下治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時舍言未為時用也○自試未遽有為姑
 試其可○上治居上以治下○天下治言乾元用九見

與它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本義

東萊呂氏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无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无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易說○又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為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紀聞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元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

嘗晦隱未可也○天下文明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

其文明之化也○與時偕行隨時而進也○乾道乃

革離下位而外上位上革矣○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

位當天德德一作德○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

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

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

備具但未發見○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九五言

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

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

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

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為已有也若由思慮勉

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則實在其所矣大
 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
 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
 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
 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於大以成性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揲著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
 陽極而元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元而災
 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元首而
 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
 陽者也故有用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
 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易說
 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
 明則孔子而已矣○毋固則與時偕行並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九五七者成在故
 為一也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以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莫有留礙者矣故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
 君子出則道大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時行
 之行謂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矣○乃
 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
 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義也乾伏坤見陽氣潛藏
 故曰潛龍勿用坤文離明德施之普光于天下人文明
 也故曰見龍在田三陽方行亦與之行故終日乾乾行
 不息也周公繼日待旦之時乎四人位五天位離人之

天水火相息乾道革矣故曰或躍在淵天不可階而升也。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者成性躋聖也。張載曰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曰飛龍在天元龍有悔。上極也。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无悔。借極則窮。故有悔也。六九相變天地之道不可違之則也。乾元始也。於其始也用九其終不過矣。以其不可過也。故曰天則見天則則知中道乃固然之理非人能為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下文明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與時偕行時當然也乾道乃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此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見天則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中前

意○乾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

乾之用之時乾之義者來之可移易說先生曰天說

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

耳錄

東萊呂氏曰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元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退皆言元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特發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易○又曰程傳言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蓋枯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

相通故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如人自凡入聖也非一躍豈能變革乎○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无首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本未嘗為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為首而創立之也此所謂天則紀○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无首處紀

程課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凡言大者无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歟觀物篇

明道先生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並易傳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呂與叔○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无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貞解情利流通之

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

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

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

之欲哀欲樂者如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

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有大故元亨而健故

利貞也○利天下者始於乾元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並易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先生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

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

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一作雲行雨

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中正中爻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主以中正為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

用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之為乾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考乾之

象則六爻不齊能盡乾之義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見

乎九五所以取象於飛龍也必也考論其精微則七者

咸在也蓋陽德為剛乾德為健以位則中才則正上

下无異體故謂之純内外元偏係故謂之粹它卦莫能

與之同故謂之精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元者乾之始剛反而動亨在其中矣利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也動而生物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貞也貞正也始則亨亨則利利則貞在其中諸卦言利者指事而言之利於此或不利於彼乾始萬物資之天下之大无不蒙其利者不言所利則其利大矣故謂之元元又訓大故也夫子欲言乾道之

大其辭有不能盡者故曰大哉乾乎乾總言之則剛不撓也健不息也健者積剛而成也悉數之則中正而不倚也純全而粹美也一三五正也二五中也中而正者其九五乎八卦皆純也純而粹者其重乾乎故太玄準之以睟其首辭曰陽氣杓睟清明道至於純粹无以復加矣而六者皆原於一一者何乾始也天地之一本萬物之一源精之又精剛健中正純粹自此而出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易傳曰精謂六者之精極也以一言該之曰正正者乾之性也六爻發越揮散旁通於諸卦被於三百八十四爻无往而不利者乾之情也情變動也性不變者也時乘六龍者以御天而行也雲行雨施者天下平均也二者體元亨也元亨則利貞在其中矣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萬物各正其性命矣鄭康成

本作情性傳易○又曰乾為美又為嘉嘉美之至也乾坤合德乃有是象叢說

新安朱氏曰乾元始則必亨理勢然也利貞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旁通猶言曲盡時乘言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本義○乾元者

始而亨一段元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來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復處○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无所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真實○問太極圖中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先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

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是說本體○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故但說利貞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卻夾雜些陰柔所以卻說純粹精○又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无柔不得中正先生常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

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卻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又曰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性情○又曰四端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伊川先生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

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

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於外

可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

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

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非如學者

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顏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

不可言龍龍即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並易說○以能問

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

成也是以確乎不可拔也成德者時乘之龍德也言之

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

以與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君子積善成德以其成德行之為行日可

見於外而不可掩者行也九二是也隱之為言隱伏而

未見於世行而其德未成是以弗用張載曰未至於聖

皆行而未成之地易傳
新安朱氏曰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

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錄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此漆雕開所以不仕歟

已丑 課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傳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易說○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擇善不明矣中庸解

兼山郭氏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

方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

也是以利見大人彙以待征學以待發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學聚問辯寬居之者期於仁以行之耳故

潛龍勿用知其行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大成

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惟仁以行之為九二之事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正其始二益之而說學以聚之也聚

者升而上也兌為口問以辯之也二動中虛虛則有容

寬以居之也動而以巽行仁以行之也學聚問辯寬居

仁行二與五應有君德也是以言行如上云易傳

新安朱氏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

明九二之為大人也本義○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

便是上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語錄

東萊呂氏曰學聚問辯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
 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九二見龍在田德
 施既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學以聚之
 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蓋健而无息之謂乾
 若以德施既普為足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
 乾也並紀又曰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
 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聖
 人兩字當看已丑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雖危无咎矣

伊川先生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
 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
 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易

橫渠先生曰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
 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
 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位則人也故因
 時而惕進德修業之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天為君在田為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
 而過中故為危懼之地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九四以剛乘剛而不中過乎剛也二
 為田九三居下位之上雖上不在天而下已離田動則
 危且有咎故乾乾不息因其可危之時而惕則雖危无
 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剛謂陽爻陽位本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

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惟所安耳所以无咎

也

橫渠先生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

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或躍在淵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乾道之革也是以進不安於進退不安於退處不

安於處故疑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為中正之君下不為同德之臣中非興事造業之任故於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母必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進而之五則中

不在人可懼之地也故疑而未決上下進退不必於處

是以无咎九三之惕九四之疑可謂能用九矣雖重剛

不中何患於過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

合時而未定也

本義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康節先生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

耳

勸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

並劉絢通志堂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呂與叔錄
 伊川先生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
 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
 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
 能違也易傳○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
 其主宰游氏拾遺○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
 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浩然无間害作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
 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體能无方體然後能无我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
 人之任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人與聖人自
 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

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
 无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已
 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為者不過大人
 之事但德盛處唯已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爻却說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
 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
 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加功則是
 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
 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臯
 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為所以接人者
 與聖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為聖如禹之德斯可謂

之大矣其心以天下為己任規模如此又克己若禹則與
 聖人直無間別孔子亦謂禹吾無間然矣久則須至堯舜
 有人於此敦厚君子無少異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真仲
 尼須自覺有殊在它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為
 賢於仲尼者惟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為心常以聖人
 之規模為己任久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
 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細密處行之并暗隙不欺若心化
 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
 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孔子釋飛龍而明之以四合何也蓋在天
 地則合德在日月則合明在四時則合序在鬼神則合
 其吉凶雖四者之間各有所合而終無所留究其道則

無不周考其迹則無可繫此莊子所謂反一無迹者也
 反一無迹惟飛龍能盡之不然釋飛龍何與於四合者
 也易說○又曰嘗讀易至於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孔子
 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言誠者事也九二
 曰見龍在田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蓋言誠之者之事也中庸解○孔子於易之乾明大人
 之道則知大者乾道也浩然圖
 和靖尹氏曰寬問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云云有
 說此只是乾元九五之大人又云此只是說卦體如此
 答曰非也此說大人所以為大者以與天地日月合其
 道也伊川曰合其道蓋為此若不知其道合箇甚底天
 地且就上著箇德字日月亦然不可日月却言德也蓋

且就上著一字形容只是要合其道令學者有下手處
 寬又問或謂此九五之大人非學之所能及何也曰聖
 人立言本為要學也至如誠敬若馴致之其至也非大
 人而何寬又問大人與聖人同否曰大以其大聖以其
 聖而言聖謂不可窺測若孟子說得甚詳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也
 者蓋妙萬物為言非謂別有神人也只是聖人如今之
 俗語曰如聖會聖蓋孟子所謂不可知者乃形容聖之
 語也

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下至大也非有大德者不能有天下惟
 有大德故其德有容无私於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於
 照臨其序有常无私於生養其吉凶有感无私於賞罰
 是以能同於天而无相違之道況於人鬼乎蓋與天道

同者不繫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
 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爻
 明有大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
 人乃知君德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太舜能有大
 禹為大禹皆九五之大人與

易說

漢上朱氏曰道者循萬物之理而行其所无事者也天
 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消長鬼神之吉凶豈有
 意為之哉大人其道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故順至
 理而推行之先後天而弗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鬼神者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是以九五利
 見大人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
 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

於有我之私是以枯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會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木○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伏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間常養雞時舉時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逆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

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或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无間譬如朋友忘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而我隨之并无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何謂之後天並語錄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伊川先生曰極之甚為元至於元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元也傳易

白雲郭氏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為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

為元則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於四五者蓋其道難以一義盡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元者處極而不知反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元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

災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兩言之前曰大人此曰聖人知

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矣此大而化之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所以動而有悔也○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

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義本○三肅本兩箇其唯聖人乎

一作其唯愚人之乎此必是他自改所以亂說○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无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无此事

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

有此義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

通志堂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

後學成德

坤下
坤上

廣平游氏曰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

易說

五峯胡氏曰所以謂丑為地統者為是二陽也偶便是坤矣若陰則從陽者也豈可以為統乎

與彪德美書

新安朱氏曰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注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无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說易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伊川先生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一作柔順而一作貞化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並易傳○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羅氏拾遺藍田呂氏曰馬之為畜為人服習乘之以行地者以未

順也牝馬不事犇躑柔順之至也柔順之敝必入於邪苟為利貞則吉

兼山郭氏曰乾稱父坤稱母乾一也坤二也一以資始二則資生所以地大亦配天之極也坤配乾是以有元有亨有利獨无剛德以終之故為牝馬之貞而已說易白雲郭氏曰乾健也坤順也天地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為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謂言所利也言所利則不名為大故彖曰至哉坤元○坤德至順待唱而應不為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為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為吉者坤之喪朋是也

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无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為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之貞蓋坤之爻辭自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皆同並易說新安朱氏曰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本義○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是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利牝馬之貞伊川只為說做那四德所以說不通○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

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並語錄東萊呂氏曰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有攸往明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本未嘗

息也

讀易紀聞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伊川先生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

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一作順天之功品物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

安貞豈能應地之道豕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並易傳○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唯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楊遵道錄○東北喪朋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地之下豈无天今所謂地特於一作為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關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東見錄橫渠先生曰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以西南為得朋乃安貞之德也以東北為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

喪朋也。朋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教大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勝備數，是不能喪朋。朋勝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自嫡，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處之處也。始離而終既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有慶。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乾之體大矣，坤之效乾之法，至乾之大而後已。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

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矣。特不出於天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為盡也。天下之道至於易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下之德至於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體易而崇德，則日新；體易而廣業，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子不足以與此。故曰：君子攸行。○天行健者，天之不已也。无不覆燾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配之，故曰：德合无疆。蓋无疆者以形言也，德合无疆者以地言也。應地无疆者，君子之法地也。知君子攸行，應地无疆，則知乃順承天之下德，合无疆者合乎天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坤二者方其對立於兩儀莫知所宗是以謂之先迷及其順以承天是以謂之後得主利也西南陰位也故謂之得朋得朋者趣其類也東北陽位也故謂之喪朋喪朋者順以從乾也安貞之吉吉者言其靜順之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形坤之資生順承之道是為坤之至也一順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无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統天為乾之元而厚載為坤之元也无疆之德健是也○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於含弘光大而已乾為馬非坤也而坤有取於牝馬者欲合乾

德无疆故有取於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故能合乾之德而行地无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之常也逆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常道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而西南與類行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於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得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於後順喪朋之正而終於吉者應地之无疆也坤合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三言无疆之別也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乾始而亨无所待也是以能大坤待乾而行乃能至於

大有氣而後有形也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天健也坤順而承之故曰坤天先地後而生萬物坤為大輿自下載之積厚也天无疆者也坤所以配之者載物之德合乎无疆故地配天坤合乾乾坤之始皆謂之元光者坎離也大者乾陽也靜翕含之也以育其根動闢弘之也以成其形一靜一動品物咸亨故曰亨品物咸亨者離之時也乾為馬坤變之為牝馬類地也无疆者乾之行也坤依乾而行以柔承剛以順承健乃能行地无疆故曰利牝馬之貞利牝馬之貞則非不言所利此坤之利所以異於乾之利歟君子乾之象柔順坤之德一三五天也二四六地也陽以奇為正陰以偶為正陽先陰後柔順承乾乃得坤正則柔順者利於承乾以為正也是以君子體坤而行行者攸往也故曰君子攸往猶

乾言時乘六龍首出庶物也一三五不得其正先迷也失坤道也牝雞无晨西雲不雨故曰先迷二順一四順三六順五順乾得主坤道有常有常者坤之利也臣待君唱女須男行故曰後得主利子夏傳曰先迷後得主也二進至三坤體成西南坤也止而不進成艮東北艮也坤陰生於午至申三陰成矣自申抵戌羣陰得朋宜若有得也而至亥成坤萬物皆虛故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乾陽生於子至寅三陽成矣自寅抵辰陰類浸亡宜若有喪也而至巳成乾萬物皆盈故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以得君者臣之慶得親者子之慶得夫者婦之慶三者未有不離其朋類而得者也故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坤以順為正而地之順天而无疆者順夫正也臣有獻替婦有警戒子有幾諫各安其正乃能悠久

而无窮安貞之吉應乎地之无疆也故曰安貞吉張載
 曰東北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虞翻以月之生
 死論之曰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消乙入坤滅藏於癸坤
 終復生陰陽之義配日月其大致則同傳易
 新安朱氏曰至哉坤元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
 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
 天施地之道也坤厚載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
 牝馬地類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
 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
 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
 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先迷後得陽大陰小陽得兼陰
 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
 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安貞之吉安而且貞地之德

也本義○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坤之所
 生即乾之所始者○徐渙云大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
 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息矣此語亦
 无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
 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利牝馬之貞本无四德底意
 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說元亨處却說
 得分明後面幾句无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它趁押韻後故說在
 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
 滅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
 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它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
 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
 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西南

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它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為它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是做得它底事曰是如此○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先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又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先生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又之西南則得朋

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如乾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皆是○問君子有攸往何也先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何也先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多錯解了○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個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无頭文蔚曰

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乾下彖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彖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易說○天下惟有一理坤之彖止曰乃順承天德合无疆而已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紀問○又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惟得朋然後能喪朋厭薄其類者未必能出其類也已丑課釋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伊川先生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

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易傳○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揚遵道錄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故以氣言故曰天行健坤地道也故以形言故曰地勢坤氣則无不健也形則无不順也坤以地道主之故能厚德載物靜順之道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行得乾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勢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其德而无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易說漢上朱氏曰天高西北地傾東南以順之故水潦有所

歸而萬物各得其所君子積順德而至博厚故能容載
萬物易傳

新安朱氏曰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
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
也木義○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
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
究竟如何先生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
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
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先生曰高下相因只
是順若厚又是一個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
因去只見得它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
了不能如此之无窮矣惟其高下相因无窮所以為至
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

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地
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個平地前面便有坡陀處

突然起底也自順並語錄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

伊川先生曰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
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
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
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陰始凝而為
霜漸盛則至於堅冰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
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並易傳

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
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為順者同別而言之則為順

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故不可與長也孔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蚤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誌之於小宣王慎之於微詩書有取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陰者小人之道也一陰生於午剝乾之初也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初六之動柔成剛陰始凝也莫之禦焉駸駸然馴致乎盛陰而小人之道極矣故觀其所踐履則一陰始凝知其必至於履霜堅冰也震為足自下而進履也或曰坤之初六五月也何以有履霜堅冰之象曰所謂見微者也寒露者剝之初六也霜降者剝之六五也剝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剝之六五即坤之六五也剝窮成坤上六也露者坤之氣寒氣入之故露為霜立冬水始冰亦坤之初六也於斗建為亥乾金之氣為冰故坤之初六一爻自姤卦言之為五月自剝卦言之為九月至五陰而霜降自坤卦言之為十月為亥至六陰而成冬亥所謂水凝地坼非見不見之形者其能知小人之禍於甚微之時乎

易傳

○又曰坤初六乾為寒為冰何也曰坤坎之交乎乾也露者坤土之氣也至於九月坤交乎乾白露為霜故霜降為九月之候冰寒水也乾交乎坎也乾位在亥坎位在子大雪者

十一月之節立之難大雪也其辭曰陰氣方難水凝地
 坼陽弱於淵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姤卦也是時豈唯
 无冰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曰一陰之生始凝
 於下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於坤之
 上六則露結為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
 陰而知冰霜之漸乾為金也故霜肅殺而冰堅強坤初六圖說
 新安朱氏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
 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
 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
 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
 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
 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所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
 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

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參天地者
 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案
 魏志象曰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本義○問履
 霜堅冰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无但有淑
 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
 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
 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
 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
 陽而抑陰也錄語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
 不利地道光也

伊川先生曰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
 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

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並易傳○或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個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楊遵道錄○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

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易說○大則直不絃方不劇故不習而无所不利正蒙

藍田呂氏曰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屈而不信私意害之也理義者天下之所共由畔而去之无法以閑之也

私意害之不欽莫大焉无法以閑之未有不流於不義也直則信之而已方則匡之而已非有加損於其間使知不喪其所有不失其所行而已二者克己復禮者也克己復禮則天下莫非吾體此其所以大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六二居坤下體柔順而中君子存心治身莫宜於此

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

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蕭山語錄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也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遠於君位可以直道而行者也是其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故能大无所因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靜而无為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合和于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異矣是以初為防微終為失道亦見聖人之情也

白雲郭氏曰臣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

通志堂

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儿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己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中正而動中故直正故方直者遂也方者不易其宜也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而說卦乾為

直坤為方方亦剛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重坎為習二動成坎不習也動而之五得正不習无不利也坎為光大也易傳曰二為坤之主中正在下盡地之道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不習謂自然也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

從容中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本義○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无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柔裏面說底且隨它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

隨它說去如某之說爻无許多勞攘坤卦中唯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劉用之問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中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用之又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

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用之曰然不習无不利此成德之事也先生曰亦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人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某說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問坤直方大曰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无不利○又云易不是聖人要說出六爻如此只是為只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合此卦○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故能得此以為德否先生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伊川云卦爻有相應者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五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似此不通○

先生謂時舉曰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邪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

邪並語錄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明道先生曰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李翁所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一作恭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一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

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者字臣之道也○夫子懼人之守

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

能含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蘊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為不足其位為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說易

白雲郭氏曰坤以六二為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如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離為文明三文之成為章坤見離伏含章也人臣當含章不耀以其美歸之君六三不正非容悅者也可正也六三動則正惟含章也故當可動而動以時發也坤德含弘光大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靜而含動而弘坤之所以承天歟乾為王伏

巽為事三內卦之上為成上為外卦之終或從王事者三之上也坤作成物无以成功自居有終其事而已為臣而終其事職當然也六三以是從王事得恭順之道知光大矣坎離合為知知如日月之明光大也邵雍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本義○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語錄

東萊呂氏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為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心如

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
 所為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
 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
 毫不盡之心乃可說易○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
 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
 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或從王事知光大
 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
 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
 晦者多只丟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
 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冒中淺狹
 纔有一功一善便无著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
 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
 溢都不須間費力紀問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
 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
 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能慎如此則无害也並易傳○問括囊事還作得在位使否
 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
 隱便作不得在位楊遵道錄

康節先生曰漁樵對問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惟
 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
 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仰子外書

兼山郭氏曰六四坤道之革由乾之四也有近君之嚴
 履多懼之地才德未孚危疑實甚以其上下不交故言
 天地閉以其无承无應故言賢人隱當斯時也可以括

囊无咎无譽而已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唯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絕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絕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害也不其慎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德也善夫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坤為囊六四動成艮艮為手括囊也六四正動則不正四有伏允允為口不正无譽可也无咎何邪六四當天地否塞賢人遜藏之時不利君子正故止其口而不出者慎也慎以全身故於義不害若立人之

本朝道不行矣而括囊緘默罪也安得无咎故此爻不

以位言之

傳

新安朱氏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遜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无一條縫始得

紀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川先生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父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

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昇葬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一作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五充實之至將至於有光輝大人之學至矣

兼山郭氏曰六五以位則尊以才則柔以體則坤蓋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而用中是以謂之黃裳也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柔而用中故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

為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皆一義也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下下本坤之道也黃中色也色之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昔堯有允恭克遜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溫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皋陶文王有微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閔天泰顛然則黃裳之德其為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元吉也二五之爻蓋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黃裳之君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德在中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明柔德近君著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可符合易之辭類如此觀二爻文言斯得之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尊位六居之人臣當此惟守中居下乃得元吉否則必凶黃地之中色文者地道之美見於山川動植者也裳下體之飾曰黃則守中有地道之美而不過故曰文在中也曰裳則居下雖處尊位而不失坤之常唯守中不過斯能居下矣以是而動動則得二元吉也元吉者言其始本自吉非變而吉也故元吉在吉為至善傳易○又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言守中居下則元吉蓋伊尹周公之事也或曰安知非妻道也曰妻道之美盡於六三

文說

新安朱氏曰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

得此文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文在中者文在中而見於外也並本○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它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无不吉○六五文在中而見於外先生曰易申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

裳元吉疑吉矣而崩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
 无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
 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即雖習
 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
 者是占為不吉也它皆倣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說易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服也中无定所
 坤以下為中紀聞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陰從陽者也然順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
 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于外也既敵矣必
 皆傷故其血玄黃○陰盛至于窮極則必爭而傷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上六陰柔之物極則變居上則不利

兼山郭氏曰上六坤道之窮窮而不知變者也陰生于
 午而始復于巽自巽至乾歷三時而終以位則不為不
 久以氣則不為不士進則不知陽之當來退則不知
 陰之可去是以疑而必戰戰而俱傷傷而不知悔亡其
 所謂坤順者也由是言之六爻之順者時焉而已凡易
 貴陽而賤陰非賤之也蓋陽主生陰主殺陽主德陰主
 刑陽知進退之義陰无過亢之悔是以非克之則不去
 也始也履霜則難與之進終也龍戰則難與之退不知
 進退存亡是以謂之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陰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不唱
 則陰不動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干陽者上
 六之過也進而干陽逼也逼則疑而戰矣野者在外之
 地言陽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內也龍戰于野則為臣之

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黃蓋君臣兩傷之謂也觀二帝三王之時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无尺寸之膚不愛豈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異類其臣固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黃而已嗚呼上无黃裳之君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窮而龍戰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坤之窮十月也其位在亥乾之位十一月復震震變乾為龍上六變乾乾為天卦外天際也野之象野莫知所適之地坤道已窮動而不已臣疑于君乾坤交戰君臣相傷不知變通故也易傳○又曰天玄地黃何也曰乾言其始坤言其終也坎為黑乾之初九始于坎息而至巳午為火火赤也坎黑也赤黑為玄坤之初六始于離離之中爻坤也息而至亥成坤故十一

月陽氣潛萌于黃宮者乾始于坤也坤之上六陰陽交戰坤終而乾始故曰玄黃震者乾始也太元謂十月之氣曰深合黃純廣含羣生又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冬至夜半于也坎也乾之始也坤上六圖說

新安朱氏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本義○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无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大抵陰常虧于陽○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邪曰戰而至于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並語錄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伊川先生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陰既貞固不足則

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並易傳

兼山郭氏曰用六永貞且欲其大終於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而動剛坤之德也可久之道也用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亦可用六五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陰柔之極不濟之以陽剛則邪佞之道故以九用六乃能永久不失其正杜欽曰地道貴貞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以大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

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初陰後陽故曰大終並本義○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它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是龍只一似無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它元亨只得它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

未嘗為始而嘗代終故自坤而變陽為羣龍而无首有
 利貞而无元亨是否先生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
 舊在它本是箇无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
 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坤六爻
 雖有重輕大槩都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

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

後學成德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伊川先生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
 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
 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
 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
 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傳易○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
 乃見剛德○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
 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
 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
 剛也門人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

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无錯編者它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却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屈信動靜終始各自別今以剛柔言之剛何嘗无靜柔何嘗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信動靜終始乾行不妄則坤順必時也○效法故光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以柔靜為主苟无方剛之德不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化光光大

也所謂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也然而要坤之至以順承天而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彖之意

易說

漢上朱氏曰至柔至靜者坤之體也動而剛方者坤之用也方亦剛也以其不可易言之謂之方其體則坤用則隨乾觀其所動而坤之順德見矣含萬物而生之者陰含陽也玄曰天鬱化精地隱魄榮隱所謂含萬物也及其化生品物咸章保厥昭陽坤道乃光坤之光即乾之光大也玄曰天炫炫出于无畛熿熿出于无垠炫炫熿熿所謂化光也坤道至矣一言可盡其順矣乎天動地隨其行有時故承天而時行

易傳

新安朱氏曰坤至柔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後得主而有常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含萬物而化光復明亨義坤道其順乎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

彖傳之意本義○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何也先生曰靜无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而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它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无勞攘也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它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動陰若只是一箇順如何配陽而生物並語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蚤辯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伊川先生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蚤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于于字冰小惡而至于于字

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易傳

康節先生曰漁夫謂樵夫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甚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或奪之已非天性者矣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

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達者哉

邵子外書

橫渠先生曰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義同善者有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恐遲晚中間譬之瘠之或秀腴之或不秀然而不直之生也幸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恤惟知有義理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聖人貴夫蚤辯者慮馴致之易長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為至蓋非剛非方則一於順皆馴致

之道必不能蚤辯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善不善之報必有餘者馴而不已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乾坤是也家言臣子也坤積至五子弑父臣弑君離日坎月自下而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辯之不蚤其禍至此矧不辯乎先儒嘗以乾坤論之謂君子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陰化陽滅者矣然而復出為震者餘慶之不亡也小人之道有時而消於是有陽息陰盡者矣然而極姤生巽者餘殃猶在也觀諸天道月之生死晦盡而生明既滿而或虧先儒餘慶餘殃之論為不誣矣是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齊永祚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

易傳

新安朱氏曰古字順慎通用案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

本義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

通志堂

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從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蚤辯李光祖云不蚤辯它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錄語

東萊呂氏曰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時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蚤為之戒象口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

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爻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辯之蚤何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辯辯之不蚤便是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盃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鬪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即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過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之謂也大抵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

不至懲治過絕正要人著力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
 羶則蟻集醯酸則蚋聚若胃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
 胃中无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大抵惡念惡事最不可順它譬如忿怒若順將去必至
 於殺人飲酒若順將去必至於沈湎紀聞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
 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
 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
 如是更无別途呂與叔東見錄○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
 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

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並劉綯師訓○敬

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

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

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

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並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

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一作則內直義形而一作則外方義

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

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易傳○敬

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无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

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
 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有
 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无時莫知
 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也○帥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
 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
 此一本无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
 虛虛謂邪不能入无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
 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无所能入安得不虚无水於內則
 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无思
 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
 謂敬所謂一者无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无

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无如聖人之言一元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
 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
 之自然天理明○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
 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无此字敬以直內涵養
 此意直內是本○主一无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
 然須要實識得它剛大直不習无不利並入語錄○問人有
 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
 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周行已錄○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
 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
 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是只守
 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

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
 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
 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
 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並劉元承手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
 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
 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敬以直內則須君則
 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並呂與叔東見錄○君
 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
 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李籲師說○坤六二文言云
 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
 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朱公揆問學拾遺○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
 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游氏拾遺○心敬則內自直胡氏拾遺○敬

立則无妄无妄則禮也語解

橫渠先生曰敬以直內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已敬
 義一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蓋敬則實為之實為之故成其

仁易說

上蔡謝氏曰釋氏所以不如吾儒无義以方外一節義
 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
 无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與
 窮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不孤語錄
 廣平游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
 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
 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有主語解
 龜山楊氏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
 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

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

義曰行吾敬而已

京師語錄

兼山郭氏曰慎獨之道何為哉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其如斯而已矣何謂敬主一之謂敬何謂主一孟子曰必有事焉之謂也必有事焉則上天之載可以馴致之也

中庸解

和靖尹氏曰黃纓問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與直方大為輕重相反荅云造次顛沛必於是非聖人孰能知此○又寬問易稱義以方外先生曰此須以體用言之便分明敬義本體也直其内也方其外也方只是用又謂是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後數日寬再問寬近日思此意恐不得分作三字說義理如何先生請設喻寬曰至如火

才見火明照熱皆具矣何必分先生曰是也寬一日又問寬以謂順理為直不易為方先生首肯先生令冉瑜

曰如見水便清潤流

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也以敬為正而直内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是以能居興事造業之任也直内則中立不倚君子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内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夔夔齊慄直内之敬也温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敬者操持其誠心而弗敢失也二動以直敬以直内也直内言内省不疚其理直也方者義之不可易也有所不為有所不行也二往之五義以方外也

誠者合內外之道內直外方敬義立矣敬義立則相應
相與其德不孤放諸四海而準以直方大也爻動爲行
巽爲不果二動震見巽伏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上曰中則直此言直其正何也曰正而不中者有矣
中則正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直其正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
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
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本義○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胷中无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
之意○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
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胷中
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
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

去做工夫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景紹問敬義之說荅曰敬是
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
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
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
方外○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
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己如活龍然精彩氣燄自有不可
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案本
底做將去所以爲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
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无差錯○問忠信所以進德
脩辭立誠所以居業這是知得此理後全无走作了故
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

功不敢有少放慢這便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它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問敬以直內若无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无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但看進德立誠是甚麼樣強健○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目此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麤直有人外面恁地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一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住不由它不去○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于應事接物間无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答曰亦不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它念亂之每遇事只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是還它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是還它義字二者相濟則无失此乃理也若必欲駢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

義字則須與尋字意始得○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
 伊川只管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是恁地聖人
 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恁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
 无不利這箇便是就來占底人身上說○問至大至剛
 以直何以不言至直呂與叔云剛大二字意恐已足不
 須直字如合有直須略明三者之別則乃見不可闕之
 實不知此意何如竊謂以坤六二言之則敬以直內故
 行无不慊于心義以方外則无適而不宜敬義立而德
 不孤則无塞乎天地之間所以為大也大也者道之體
 也三者闕一則不足為浩然之氣矣先生曰直方大是
 坤六二之三德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是以人體之之事猶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而文言又以
 君子體仁以下之事明之也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

至大至剛以直是其本然之體段養而无害則塞乎天
 地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然所謂塞乎天地亦全其本然
 之大而已蓋氣是有形體之物志至而氣次焉猶乾健
 而坤順也志乾氣坤蓋其德與坤六二同其序不同者自觀
 者而言則先見其大觸之而後知其剛循之而後知其
 直自有者而言則直而方方而大坤爻本體有之者也
 孟子指以語人觀之者也○道夫問前所說敬義誠者
 三今思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箇交相養之理至于
 誠則合一矣先生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實守為敬實
 于為義皆是誠不誠则是无此所以中庸謂不誠无物
 因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无物先生荅曰秉彜不存謂
 之无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无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
 言否曰不記有无此語只如此說也却无病○劉問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曰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為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並語錄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

道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易傳

白雲郭氏曰陰能含美則能從事蓋坤之德含弘為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坤之道也无成代終含美俟用而易傳

漢上朱氏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陽麗于陰託之以為美者也陽盡則陰之惡畢見不能自美矣然陰雖有陽之美當含蓄之以從王事待時而發不有己也豈敢當其成功哉乾巽從王事也地道无成順天而行乾知大始坤代有終自然之道也故臣終君之事妻終夫之事不言子者臣子一也易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
謹也

明道先生曰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心荅曰无擴得去則
為恕心如何是无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无
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上蔡語錄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絕之象
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
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
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自知萬物衆多
其實无一物无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正蒙

上蔡謝氏曰或問忠恕荅曰猶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
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

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淳曰天地變化草
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朱問
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无意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
何故人能與天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語錄

廣平游氏曰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
命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則用順亦必有所
處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至
於不可解夫胡可以用順耶此初六之堅冰所以明用
順之弊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見閉其言而
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鄰有鬪者被髮
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為謹矣此六四之括囊所以
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尤哉順性命之理而已苟順性

命之理安往而不善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為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為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之耳

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之時天地變化草木亦蕃而況人乎否之時天地閉塞賢人亦隱而況草木乎三才一理也是故併言之括囊无咎非閉其言而不出蓋言謹也謹者莊子所謂慎為善也陰進至三成否否泰反其類故其言如此

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

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先生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于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五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文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為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

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先生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詳

東萊呂氏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眾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紀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伊川先生曰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唯

一作唯

取中正之義美

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易傳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正位居體所以應黃裳之美

易說

廣平游氏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於事業者既孫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睟然見於動容周旋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赤舄几几而已赤舄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黃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為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而明居體云者處靜而无倡也稟其令而已處順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

身者至柔而恭内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
故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於四
支所以為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
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於事業所以為美之
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於周公見之矣周公既有
大美而不居則所得而形容者道德之氣神明之容
而已故曰赤芻几几蓋暢於四支者然也東人欲其留
西人欲其歸而名實孚於上下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
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之頌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
其為美之至可知也坤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
故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以其動者言之所以為大
也六五地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黃中通理正位居
體而以其靜者言之所以為美也為臣之義於是兩盡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可以
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是以近而暢於四
支大而發於事業見於四方萬里之遠者无非在中之
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為美德之至夫聖人治天
下國家之道必本於正心脩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
發於事業者蓋由在中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
漢上朱氏曰坤五黃中動而成坎傳所謂坤之比也坎
為通有美在中而通於理理者中正也天地萬物之所
共由者也通於理則大美具矣美在其中矣五君位六
變九正位也而居坤體不失為臣之道黃裳也九五艮
艮為手二五相易成震震為足暢於四支也巽為事業
者事之成發於事業也誠則形形則不可掩故美在其

易說

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通於理者无往而不通其伊尹
周公共伯和之事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正位言
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美在其中復釋黃

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義本○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

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文无此象這又是

象外立教之意否先生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

教人則可去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文何曾有

這義都是硬入這意來說所以說得絮了因舉邵溥堯夫

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

它發固是它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發也○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

於文章事業上說否先生曰不可說盡得地道它便是

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如不疑其所行是也

五得尊位則是就它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並語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

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

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

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

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

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鳴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

之色謂皆傷也易傳

康節先生曰坤无一故无首乾无十故无後所以坤當是

得一半又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到此既喪其朋自立脚

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又曰坤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行故却得而有慶焉不可分為二今姑分以見其義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為其嫌於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蓋俱陰无戰故也因其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黃從其類而言此周公爻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黃蓋天地陰陽兩傷之意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月盛則掩日臣彊則疑君陰疑於陽必戰十月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无陽亦未嘗一日而无君子為其純陰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乾在故也上六之動坤成乾其體剝剝者復之反震變也十一月復復初九庚子子坎之位坎為血震為玄黃血

幽陰也上六疑陽未離陰類故稱血焉震者天地之一交天玄而地黃玄者坎中之陽黃者離中之陰天地之雜也其血玄黃者君臣相傷也雖欲力勝莫之助也故聖人於初六戒之上六則无及已鄭本作為其兼于陽也故稱龍焉或問初之四二之五三之上六爻反復相應何也曰京房所傳世應也三畫之卦一二三重為六爻四即初五即二上即三各以其類相應邵雍曰有變必有應也變乎內者應乎外變乎外者應乎內變乎下者應乎上變乎上者應乎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變之與應常反對也故卦一世者四應二世者五應三世者上應四世者初應五世者二應六世者三應在易言應者一十有九卦昔之言應如子太叔論迷復凶是也至虞翻始傳其秘然未盡善繫辭曰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世應者相易之一也故

曰兩則化一則神傳

新安朱氏曰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本義○或問坤卦純陰不為无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姤至坤亦然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曰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息錄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屯序卦曰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于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于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傳

白雲郭氏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

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啟如
純剛為乾而盡天道純柔為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
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為人道以配乾坤
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
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與說易

東萊呂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
發困于傾搖摧折而自畫者豈知此哉已丑課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
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
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傳○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
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師說雜編

橫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也利
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德異矣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也
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故曰勿
用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及
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為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
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於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
非一於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
柔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於萬物而萬物以人為
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
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於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

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故也

易說

五峯胡氏曰屯者盈也物之始生盈盈然皆有充滿塞實之意及既生則發舒矣剛柔始交而難生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難屯未通暢也震為雷坎為水陰陽始交則勃鬱為雷未為雨也震動坎陷二卦相重動乎險中也屯有大亨之道貞且固雷雨之動滿盈也故勿用有攸往則不失大亨之道矣方天下屯難之時紀綱未正法度未明豈獨力所能濟建侯廣求輔憂勤不懈然後能濟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少穿地始出而未

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本義

○問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

先生曰此象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

陰從陽也

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

但元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

子元夢康叔謂己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 ○屯是陰陽未通

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並語錄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雷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于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夫一无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夫一无貞固也○上文一有言夫一无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味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違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屯者物始生而未達者也震欲動而坎難之抑鬱而未達非大亨貞不足以濟之勿用有攸往久之以有待也利建侯各付其所主也久之有待故滿盈也各付其所主以經綸于草昧故不寧也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勳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蕃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說易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于陷而已矣

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草者之未齊昧者之未明勾者之未伸萌者之未達而有動乎險中之象終至於大亨貞也是以草者齊之昧者明之造物之始也建侯而不寧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欲則必求其羣而比焉勢又不足則必求其強且大者而比焉此后王君公之所由立也故後世有天下者必思屯之所以利建侯而不寧則知所以為治矣

治矣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於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得已也唯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貞道苟一於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所以繼乾坤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屯柔而下乃以卦變為象屯臨之變自震四之五震者乾交于坤一索得之剛柔始交也四之五成坎坎險難剛柔始交而難生也易傳曰始交而未

暢為屯在時則天下未亨之時此以震坎釋屯之義也
 安乎險而不動與動乎險中不以正皆非濟屯之道初
 九正也四之五得位大者亨以正而利也以天地觀之
 剛柔始交鬱而未暢雷升雨降其動以正則萬物滿盈
 乎天地之間有不大亨乎此以初九九五釋元亨利貞
 也震雷也坎雨也兌澤上而成坎故為雨初九屯之主
 也初往之五行必犯難益屯而不能亨矣君子宜守正
 待時故勿用有攸往此言初九也天造之始草創冥昧
 人思其主能乘時眾建諸侯使人人各歸以事主雖有
 強暴誰與為亂哉四為諸侯九五在上六四正位分民
 而治建侯也雖則建侯而未始忘乎險難震為草乾之
 始也坤為冥昧坎為勞卦故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
 寧此再言初九九五也以卦氣言之十月卦也太玄準

之以磻或曰聖人既重卦矣又有卦變何也曰因體以
 明用也易无非用用无非變以乾坤為體則以八卦為
 用以八卦為體則以六十四卦為用以六十四卦為體
 則以卦變為用以卦變為體則以六爻相變為用體用
 相資其變無窮而乾坤不變變者易也不變者易之祖
 也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
 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曰辭也者各指其所
 之考其所命之辭尋其辭之所指則於變也若辨白黑
 矣夫易之屢遷將以明道而卦之所變舉一隅也推而
 行之觸類而長之存乎卜筮之所尚者豈有既哉故在
 春秋傳曰某卦之某卦者言其變也若伯廖舉豐之上
 六曰在豐之離知莊子舉師之初六曰在師之臨其見
 于卜筮者若崔子遇困之大過者六三變也莊叔遇明

夷之謙者初九變也孔成子遇屯之比者初九變也南
 崩遇坤之比者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者六五變也
 陳仲遇觀之否者六四變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八卦謂之經則六十四卦
 為卦變可知故曰卦之所變舉一隅也王弼盡斥卦變
 以救易學之失救之是也盡斥之非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秦暴既極而未息漢安方來而未定陳涉
 以匹夫首事出萬死之計不畏狼秦動乎險中也誠能
 立為天下除殘賊之志復立六國後於此有人正固其
 心為秦益敵以自輔助守正而不移則秦可滅時可治
 而天下之屯解矣自斬至陳未遠也秦兵方強殘賊肆
 行未艾也而遽王之示天下私无中正誠慤之心豈有
 大亨之道也傲長者而妻父去斬賓客而故人行聽讒

毀而諸將不親附失建侯之義甚矣死于城父不保首
 領非不幸也勿用有攸往豈不信乎若漢高則起豐沛
 扶義而西卷蜀漢扶義而東誅殘賊其正固可知矣得
 張良于解后舉陳平于亡命拔韓信于行陣取英布于
 敵國收雍齒于故怨是以能誅滅秦項剗革暴虐與天
 下更始四海會同六合為家由是觀之則大亨貞利建
 侯之義聖人示後世之意悉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彖曰者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
 謂坎動乎險中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
 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雷雨之
 動滿盈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
 天運草雜亂昧冥晦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冥晦塞
 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

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本義○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問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問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本意何也先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于正固

至孔子方作四德言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邪先生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押韻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明出一道道理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並語東萊呂氏曰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絕之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可便有為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于

屯一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雷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說易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无汨其序之謂

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此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雨卦

之所以為屯也屯難未亨君子經綸之時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事象之宜也在上則

為雲在下則為雨亦事象之宜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

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建

侯而不寧之謂也說易

和靖尹氏曰寬問趙穎道胡康侯謂學者致知格物只

是一部周易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也如何先生曰

是也非特屯也卦卦皆然寬疑其未安次日再舉問先

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盡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

特易也寬曰如灑埽應對釋氏拈槌豎拂上豈窮理不

得先生因是康侯之言夏庭列親聞之

漢上朱氏曰坎在上為雲雷動于下雲蓄雨而未降屯

也屯者結而未解之時雨則屯解矣彖言雷雨之動滿

盈者要終而言也解絲棼者綸之經之經綸者經而又

綸終則有始屯自臨變離為絲坎為輪綸也離南坎北

南北為經經綸也君子經綸以解屯難凡事有未決反

復思念亦此象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

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義本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它无所致力只得飲食燕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无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

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紀聞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便往濟屯故盤桓也方屯之初不盤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

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于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明之才眾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于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于陰自為貴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盤桓猶言柱石盤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

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邪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旋未進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所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貞利居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有天下非私之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說共給之之為安故利建侯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用此道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初九剛柔始交故稱盤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理之常也時有不得行是以宜待也陽上而陰下

上貴而下賤亦理之常也其或以陽下陰以貴下賤者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於得民得民之道在於下下老子曰江海為百谷王以其下之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屯之時與事皆當盤旋盤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旋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剛正屯難之始上有正應震動體進則犯難成巽為進退九居四不安故盤桓子夏傳曰盤桓猶桓旋也盤桓不進利于守正不進非必于退也志在行其正也初九不忘上行之謂志志剛中也志行正也可不盤桓以待時乎初動濟屯四諸侯位建國命侯資以輔五屯難未解眾陰不能自存有剛正之才使之有國則眾從之陽貴陰賤坤眾為民九退復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故曰建侯夫子時楚有四縣趙簡子命下大夫受郡必言利建侯者建侯萬世之利也或問震又成巽何也曰所謂雜物撰德也撰數也且以屯論之坎陽物也震動也四比于九五自三柔爻數之至于九五巽也震陽物也巽陰物也剛者陽之德柔者陰之德剛柔雜揉不相踰越故曰雜而不越先儒傳此謂之互體

在易噬嗑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離震相合中復有艮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又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坎難也離坤相合中復有坎在繫辭曰八卦相盪先儒謂坎離卦中互有震艮巽兌在春秋傳見於卜筮如周太史說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才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自三至五有艮互體也王弼謂互體不足遂及卦變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蓋未詳所謂易道甚大矣易傳○又曰屯卦本坎二之初九二陽也初六陰也陽貴陰賤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動乎險中者非善下不能得眾非剛強不能濟弱故屯卦之用在此一爻叢說

五峯胡氏曰東漢之末豪傑競起有剛陽之德宜為君者劉備而已痛王室之傾頽憤姦臣之竊命扶本宗誅

姦宄一匡天下其志也而為相于平原為牧于徐州歸
 袁紹投曹操依劉表曾未足以舒其志然臨禍患而信
 義益明不少變其初志三顧草廬以致諸葛得龐統來
 法正追景升顧戀赴義之徒而眾士景從若水之歸海
 以貴下賤而大得民也於是遂定巴蜀三分天下而有
 濟屯之勢居貞建侯之利大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
 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
 正故其占利于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
 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
 侯也本義○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
 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
 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出地而未中亦屯之義八

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磐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
 行底却是通處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
 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初九則以陰柔為剛陽所逼却
 看得初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
 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昏姻此又隨步換形也易說
 ○初九磐桓說者或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
 銳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
 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
 之強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為
 戒乎○屯初九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
 屯難之時磐桓不進遂以為甘心退縮无志于行正道
 殊不知所以磐桓不進者其志乃在于行正道也苟輕

進易合豈能行道乎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為助若自恃其剛陽之貴不屑屈己下賤豈能得民亦如主盟斯道者欲廣求人以濟道之屯若抗顏自尊不屑降意收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並紀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一作應在上而逼于初剛故屯難遭回如辭一有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

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于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易說

藍田呂氏曰左傳有班馬之聲則班分別也班如者別而相遠者也六二近初而應五六四應初而近五皆與近者遠別而求正應故皆曰乘馬班如上六無應雖比于五不可得而親故亦曰班如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陰柔乘剛故屯如遭如乘馬班如

下馬為班言屯遘而不能有行也初以陽下陰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資守常待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矣蓋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為君則未也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君先而臣從君倡而臣和所謂常若綺里之徒漢初求之不可得而臣女子貞也晚出從太子游反常故也

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召雲者龍命呂者律其聽者非苟合而已也以位則配以居則正而不偶焉屯故也至於天道反常則應之禮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其六二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

爻之中莫柔弱於六二故為在屯之遘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於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伊川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所謂假初以明二非在二以明初也班如者舊以為相牽不進或謂班旋不進伊川謂班分布之義與馬異處要之班如為列而未進又不欲退處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屯之主六二中正而應共濟乎屯者也故曰屯如二乘初九欲往應五迫于剛強遘回而不能去故遘如乾變震為作足之馬震為足乘馬也初不應五二欲應之與馬別矣故乘馬班如春秋傳曰有班

馬之聲杜氏曰班別也五坎為盜盜據山險寇也男曰婚女曰媾男女合也九五應六二婚媾也五自初九視之有險難之象寇也自六二視之匪寇也婚媾也特以乘剛故耳初九六二正也而致六二之難者剛乘柔則順柔乘剛則逆妻不亢夫臣不敵君天地之道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二五相易五之二成兌兌女子也二之五成坤坤為母女子而為母字育也坤見坎毀剛柔以中正相濟屯解之象坤為年其數十六二守正不苟合於初而貞於五是以不字屯難之極至于十年二五合剛柔濟兌女乃字屯本臨二之五合則九反二六反五坤為常故曰反常也王弼曰屯難之世其勢不過十年孰謂弼不知天乎坤為年何也曰歲陽也陽生子為復息為臨為泰乾之三爻也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

人建子无非乾也古之候歲者必謹候歲始冬至日臘明日正月旦日立春日謂之四始四始亦乾之三爻也坤十月陰也禾熟時也故詩十月納禾稼春秋書有年大有年喪禮三年者二十七月也易傳五峯胡氏曰六二九五之正應而逼于初陽不得相從者以屯故也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中國盛強蠻夷屈服天下之常經也而漢之時匈奴暴桀抗衡中夏其為足也猶初其僭亂也猶九蘇武使焉匈奴壯其節義凌折困辱必欲降之武雖倚漢武剛明之君而遠在蠻夷為所拘繫降之不可歸歟不聽故屯如遭如乘馬班如進退不能也六陰也二亦陰也妻道也臣道也從一而終者也武守是道舍生取義以死守節心歸中國義絕蠻夷雖身在匈奴不為之用豈求有功名

于彼哉譬如貞女雖或介于強暴而不可侵凌終不爲之字也夫使蠻夷而善歸者多矣是時匈奴強暴非心服中國而武乃使之是以遭難如此耳十者數之終極而後變也居十九年虜勢益衰欲歸計強漢武乃得還然後名揚于匈奴功顯于漢室完節而歸乃字也變夷服中國反常也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于己爲婚媾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義本○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爲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

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爲陽逼故爲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來求己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邪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月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缺之可也

語錄

通志堂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

一無陰字

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

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

一作窮困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舍之

易說

藍曰呂氏曰二四皆有正應三居其間遠则无應近不

同志而俛俛然欲進有所求即鹿无虞者也惟入于林中終无獲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媒妁之言而行者父母國人皆賤之惟君子見幾而作不往以取吝也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者也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草昧之時動不以正而上无應以之濟屯是從禽而已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歲三田非以為游豫也必有山澤之虞以萊其野蓋萊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從禽而已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吝窮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於有獲肆欲從禽昧道而行以臨險阻始求有得往益屯也不知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故也六三互體有艮庶幾有知

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何必黔喙之謂乎其卦則屯其體則震其互體則止動而求獲不知其向是以不如止也虞翻變文為麓或謂於義為贅且鹿之已即何必虞乎謂為贅辭則鉅鹿沙鹿皆當同義故知從禽非專鹿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於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極貪於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唯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不當位不安于屯妄動以求五五

君位艮為黔喙震為決躁鹿也言有求于君也若上六變而應三艮變巽離有結繩為網罟之象艮為手虞人指蹤而設網罟者也上六在君之側而不應譬之即鹿无虞人以導其前豈惟不得鹿乎往而徒反退之三陷于林莽中矣艮為山震為木林也三四為中林中屯也六三有從禽之欲不知事有不可貪求妄動是以陷于林中而不恤故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初九也知不可往往无所獲且有後患故見幾而舍之舍止也艮也君子安于屯不若六三徒往而窮自取疵吝

易傳

五峯胡氏曰炎漢再建之初隗囂起于隴西以庸才居民上有偏霸之意是鹿也夫立國以得賢為本若馬援申屠剛杜林鄭興諸賢皆莫之與而去之是无虞也惟陷身于不義以及亂亡耳囂終不悟舉兵背叛不知幾

通志堂

而往困于西城餓而死吝窮甚也竇融則不然矣其保
河西也豈無專據方面之志哉然聞光武勃起中原土
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遂舍五郡之權一心漢室
終保福祿亦可謂君子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
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
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本義○問六三即
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
陰不安于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
上无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
○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
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渠
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

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吉凶悔吝過則悔
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
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
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慊剛過當為悔柔

過當為吝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
舍往吝三以陰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妄動急于求鹿
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于林莽此輕動之咎也
惟君子心无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而遽
舍之止于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紀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于上者也而其

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
 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
 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剛一作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
 陽陽一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
 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
 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
 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
 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
 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
 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
 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

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屯雖可以有為之時又惡不由其道
 故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
 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共濟難此所以班
 如有待於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
 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
 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
 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
 以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正上承九五坎為美脊之馬艮
 為手乘馬也四自應初五自應二其情異乘馬而班別

者也故曰乘馬班如六四雖正有濟屯之志五不求而往豈能行其志哉五求四男下女陰陽相合斯可往矣往之上得位故吉无不利艮爲手求也坎爲月震東方明之時也九五有明德故求而往吉无不利否則志不應有凶易言出入往來何也曰出入以度内外也卦有内外自内之外曰出自外之内曰入出者往也入者來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出入往來屈伸相感而无窮天道東面望之來也西面望之往也故晉之出爲明夷之入蹇之往爲解之來

易傳

五峯胡氏曰桓公自莒入齊鮑叔實輔之既而不執其政乘馬班如也管仲者已之交遊有賢才而勝已則求之于魯脫之于齊薦之于公讓之以政求婚媾往者也於是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鮑爲齊臣至于今

稱焉可謂吉无不利矣非明者其能知己之短而肯進人之長乎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已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爲然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暱于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冗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紀聞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

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于亡矣○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乘陰而无輔欲有為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君之屯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不足以有為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曰屯其膏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為而力不足故戒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

宗用李德裕之謀先取澤潞河北諸鎮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大貞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易說○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于下政非已出人君之屯也權移于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救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慶賞之可行而時則屯也彼剛中之質見揜於二陰膏澤不得下於民之象也坎雖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貞則吉也貞者事之幹也方屯之未寧而下有分民之臣上无蓼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况魏晉之初蓋大器已移夫何屯膏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揜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民兌為澤五之二成兌有膏澤下於

民之象膏澤下則五之所施光矣坎為月有光之象故也屯之時九五得尊位六三不正處內卦之極震體而有坤權臣狹震主之威有其民者也六三壅之九五之膏澤不下故曰屯其膏言人君之屯也九五中正守位六二六四上六自正陰為小故小貞吉五動而正三以君討臣則三復乘五蓋膏澤不下五之施未光民不知主禍將不測矣故大貞凶

易傳

五峯胡氏曰魯昭公當三桓強盛祿去公室之時以人則皆季氏之人以政則皆季氏之政君位雖存而威權去已不足以有為欲恩澤下流難矣屯其膏也膏凝結而不流者也然則宜柰何自小而以漸正之使恩澤浸潤加于百姓仁心仁聞著于天下則有吉如唐武宗憲宗是也魯昭不知出此舉兵攻之欲奪數世之權于一

旦恩澤未孚民莫之與以致失國出奔客死它所凶矣

傳易外

新安朱氏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眾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本義○因說東漢誅宦官事云云如

唐昭宗文宗直是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它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

廣漢張氏曰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

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左右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眾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南軒集史論

東萊呂氏曰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爻却言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易說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只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陰柔居之乘剛而无輔五為之資也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如不能有行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亡立至又何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健之才尊德樂善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說易

兼山郭氏曰上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屯之

不能變屯以求通雖曰加憂何可濟也是猶寢積薪上自謂曰安其能久乎二與四為不及上為過過而不知變是以及此說易

和靖尹氏曰否以上九陽剛故能傾否此以上六柔一足以濟屯而皆曰何可長也意不同而言各有當也此言不能濟屯何可長也否言傾否言否不可久也答安書

白雲郭氏曰康屯之道莫大於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說易

漢上宋氏曰上六屯之極也五坎為美脊之馬動而來

之上應三五自應二雖欲用五濟屯其情異矣乘馬而班別也上動成巽巽為號上反三成離離為目坎為血泣血也上不得乎君以濟屯難極矣无如之何是以泣盡繼之以血漣而不已上之三連兩離爻故曰漣如然屯極矣極則必變何可長也巽為長

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獻帝皇泰主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

故其象如此

本義

東萊吕氏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工件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不得一服藥

當時无事若醫者庸懦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八
 不可言也
 昔知天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八

後學成德

坎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
 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
 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
 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
 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為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濂溪先生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
 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
 也慎哉其惟時中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

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
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
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
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
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
決也初筮占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
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真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
有戒易傳

橫渠先生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
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是剛中之德也○又曰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

身來之為言屬有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
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
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稊卦之序也物
稊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
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一德以筮之則我
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
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著之稱筮義蓋同此利貞或義

斷○
易說
新安朱氏曰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
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
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
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

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義本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濂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

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剛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並易通志堂

橫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
 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
 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
 外者也易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夫險而不
 止則入於坎入於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
 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
 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時中一有之義甚大如蒙亨
 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
 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
 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
 教者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中一有也此
 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
 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功有

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字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並易說○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
 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
 以子思為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
 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
 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
 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
 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
 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
 能見得時中語解○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
 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正蒙

藍田呂氏曰蒙者物有所蔽而未發也是卦也主發蒙而言故曰蒙亨以發為亨也發蒙教者也蒙學者也教者之心所施於學者皆亨道也君子之教者五所謂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有來學无往教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彼有來學之誠乃可授之以教志應也童蒙之質德性未喪特未發耳由是而養之以正不流於邪雖聖人之學不越於是故曰聖功也利貞者貞則不失其性也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滿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付百職於眾賢而我无為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

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有亨之道焉以亨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而已蒙所資以為明者也六五柔順而得中童蒙之能求我者也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則雖有謀焉而就之猶不告也況可召之乎

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之則上下皆瀆矣瀆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功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有不知而止者童蒙是也有无所事於知而安之者聖之事也詩曰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養正之謂乎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故蒙之辭皆有二義說易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穉也物穉則求亨求亨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是亨之

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窒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則不惑而不取於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无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止於外不可進也險在內不可止也險而止莫知所適蒙也此以艮坎二體言蒙也蒙者屯之反屯者物之穉故蒙而未亨有屯塞之義九二引而達之屯塞者亨矣屯九五大者亨五反為二以亨道行也蒙有可亨之理當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使不失其中者時中也學者禁於未發發而後禁則過時而弗勝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此以九二言亨也艮為少男童蒙也

我者二自謂也二在下不動有剛中之德以自守匪我求童蒙也二柔順與五相應艮為手有求之象童蒙求我也童蒙求我然後二以志應五志謂剛中也二為眾陰之主四陰皆求於二而志應者應五也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筮占決也五動二應初筮告也初筮告者以剛中也不問而告與問一而告二皆非剛中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蒙塞極矣於是求達焉則一發而通通則不復塞矣此初筮所以告也六三六四不與二相應再三瀆瀆則不告也不待其欲達隨其屢問而告之決之一不知所從則必燕辟廢學褻其師訓瀆與驥同此以二三四爻言亨蒙之道也蒙自一至上體頤頤養也九二一爻自發蒙者言之剛中也然而未正故戒之以利貞自蒙者言之純一之德未發童蒙養之至於成德

躋位乎中正則聖功成矣蓋學未至於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五志于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虞翻曰二志應五變得正而蒙亡此以二五言利貞也在卦氣為正月卦太玄準之以童

傳易

五峯胡氏曰太甲成王以幼沖未有所知而居君位童蒙也伊尹周公以剛陽之才任顧託之重為發蒙之主者也夫伊周非有求於太甲成王太甲成王非伊周則无以保其尊位守其宗廟社稷故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若伊尹於太甲方其居憂之時即放之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是也若不決之於初待其聽政然後隨事之失而言其非則瀆蒙矣周公於成王自幼沖之中不順其意而行姑息之恩故左右侍御僕從即以

正人為之以檢束其行使幼而見正言聞正行亦不待其臨尊位然後因事一一以教之也是以太甲成王雖無過人之才而卒皆為大賢者以伊尹周公能養其正於蒙有作聖之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當天子蒙蔽未發之時當發蒙之任負天下之責苟不持正自信不疑則必有乘間投隙而起者矣故聖人又戒以利在於貞也惟貞然後足以弭姦邪窺伺之心厲忠賢進為之志事功可就而禍難不生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蒙山下有險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蒙亨以亨行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

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本義○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看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

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伊川說蒙亨騷騷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問蒙彖辭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先生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因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來五也但占

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先生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瀆瀆也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先生曰然○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反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在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或問蒙以養正聖功也曰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此養之以正則易

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善矣若夫為不善則是為物誘而欲動非蒙之可與為不善也

動則失其正矣南軒集答俞秀才問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

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會中天理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億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並紀問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險而止蒙山下出泉蒙涵蓄而未發也

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出泉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舍晝夜育德者取之

易說

兼山郭氏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是或一道

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

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

生焉貨財殖焉是以導之可以達材蓄之可以成己詩

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果行育德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

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

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為江

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生利萬

物者所謂達材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在山下有源之水泉也山下出泉未

有所之蒙也泉積盈科其進莫之能禦故君子果其行

必育其德德者行之源育德者養源也果行則發而必

至震為行乾剛為德坎水上為雲下為雨在山下為泉

象其物宜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本義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

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

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或說育德有山之象果行

有水之象先生曰亦好

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番陽余端蒙請予名蒙齋至於再三予未

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方象以明下坎上艮其
 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
 未達而理孰過君子體之于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
 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
 于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
 敏于外達道攸飭内外交脩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
 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
 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蒙齋銘○或問蒙山下
 出泉蒙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此意最
 深水由地中行其性也遇險而止而行之性則未始
 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而後進在人蒙昧之時
 而天命流通之理未始止也若果決其行涵養其明德

而至於盛乃養蒙之聖功也答曰象之義六謂泉始出
 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
 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 答俞秀才 並南軒集

東萊呂氏曰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惟
 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為江為海无所不可若已有所之
 則必難回矣○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
 明德二者最難兼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
 果決殊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自有涵養
 之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並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
 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
 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

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眾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並易中矣

橫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所私系用心存公

雖不能論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說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處蒙之初前遇陽明正性不流矣利用刑人有所漸也用說桎梏无所拘也不知自反而唯克以勝之術斯以往吝道也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詔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邪則爵无德而祿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為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為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意先王之施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

說易

身不可弛也豈其然乎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學問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穽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辯之於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於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

說易

漢上朱氏曰初六之動發蒙也蒙蔽之民不善其始生死於桎梏而不悔初六發蒙利用刑人此刑人非惡之也以正法也於其始也正法以示之蒙蔽者知戒終不

陷於刑辟用說桎梏之道也艮手震足交於坎水桎梏之象坎為律法也初六動而正正法也兌為刑殺兌見坎毀說桎梏也治蒙之初威之以刑然後漸知善道過此以往則吝矣卦言童蒙爻言刑人刑所以輔教也程傳曰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易傳

五峯胡氏曰大舜之有天下也先誅四凶孔子之執魯政也先誅少正卯唐太宗之起義兵也先誅高德儒蓋時方蒙蔽未知好惡之所在惟先威之以刑則觀聽聳動而民知所從矣是說去其不知所從之桎梏也雖然刑加於惡之尤者然後足以正法新民之耳目而施教化也若用之不正以及眾人則不足以得民心民苟兔而无恥於治安之道為可吝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本義

○卦辭有平易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語錄

廣漢張氏曰或問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人之昏蒙不教而誅之可乎蓋人之不善始發而絕之則易為力待其已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曰童牛之牯元吉荅曰此文且詳玩伊川之說

荅俞秀才南軒集

東萊呂氏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

易說

○又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

說極枯以往吝翦爪稍深則侵膚

己丑課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先生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

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

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婦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

並易說

上蔡謝氏曰易之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

不通者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

藏怒不宿怨包蒙也以愛凡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

也

語錄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陽居二陰之中含德而不用故曰

包蒙婦從夫子從親者也以順為正故納婦吉幹蠱无

違言必稱親子克家者也

龜山楊氏曰无忿疾于頑包蒙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任羣蒙資之以為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偽而為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為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為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眾蒙而為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

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為強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為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於柔五之巽順下接於剛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也九二剛也五以柔接剛為二所包含章有美而效之君臣道之正也二之吉也故曰包蒙吉二以剛接柔為五所納艮男為夫巽女為婦婦有相成之道虛其中以納之君道之正五之吉也故曰納婦吉二在內為家坎為乾之子父有子而至於納婦子克荷其家者也九二而致其君虛中納之非其道廣其施博積誠以包蒙能若是乎譬之子克家者也二不能包則五不肯納剛柔不接家道廢矣故曰子克家剛柔

接也二為家何也曰二內也大夫之位大夫有家雜卦曰家人內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諸葛孔明執蜀政柄上有劉禪辱暗之君下有楊儀魏延昧於大體之屬北有蔽欺天下竊命之魏東有不知天命稱尊之吳可謂蒙之世矣然孔明盡禮劉禪聽信无所嫌忤圓融儀延使各展其才力結好江東而不明其稱帝之罪志在北征亦必閉關息民然後用之其志大其量弘雖未能致其亨而有安強之吉矣廣開言路棄非猶弊屨得是如珠玉孜孜盡下故事无不察筭无遺數納婦吉也豈有凶禍之及哉大臣事君猶子事父九二剛陽之才而六五柔順之君與之相應故雖居蒙世而有吉聖人舉而示人以近故云子克家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以剛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也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剛柔接指二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本義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並易傳○不有

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錄語

橫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不中流於邪者也舍

正應於上而近比於二行不順也金夫正也以不正而

見乎正故不有躬无攸利若斯之女勿用取也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

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悅從行不順矣婦人以

順為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

從之也何利之有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正之女舍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

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三舍

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三蒙而不正之陰坎有伏離離目為見

上九不正下接六三成兌兌為少女取女也艮少男夫

也乾變為金見金夫也坤為身兌折之為躬三之上不

有躬坤為順三不正行不順无攸利故戒以勿用取女

取女貴正女正則家人吉六三見利而悅不能自有其

躬上九說之以利於德為不正於理為不順取是女而

欲正家是亦蒙矣

傳易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

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

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

行不順也順當作慎蓋順慎古之通用荀子順墨作慎

墨且行不謹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並本

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

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好論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撓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金夫不必解做剛夫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蒙之六三為教者設戒也教者必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陰柔偏闇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陰所歸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而如此豈可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後可以變弱為強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隔

絕相遠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遠必終困於昏蒙而可吝矣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豈非所以戒學者乎

聞紀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目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上下遠於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沒世不忘也困蒙何有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於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於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 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嗇而可鄙之意

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實九二剛實發蒙之主二與五應三動而近二四獨遠之若動而應初則與二相近四懷居

不動獨遠於二介於不正无以發其蒙困不知學吝自取也二坎三動成兌澤无水困也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為實何也曰陰消為虛陽息為實消息盈虛相為去來消則降息則升實則滿虛則耗升者貴也降者賤也滿者富也耗者貧也陰陽相循禍福更纏故又為貴賤貧富禍福之象太玄曰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无常又曰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禍至而福避

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元初立蕭望之以師傅下行端撥之職為發蒙之主史高與望之同受顧命位望之上為親近大臣以陰柔庸劣之才輔暗懦之君而暱比於恭顯闇宦不中正之人踈遠望之不與同心輔政於先帝付託之意豈不負哉是亦自遠於剛陽篤實之賢故有困蒙

之吝耳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獨遠實實協韻去聲本義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豕之義同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蒙之時在上居中大人不失赤子

之心者也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夫是道也豈獨受學事師為然其微乃在於成德之序也順也者順於理也巽也者入於道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然後知顏氏之子殆庶幾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少男童也五求於二成坤坤順也二往資五成巽巽順也順則易從巽則易入順則樂告之以善道巽則優柔以開導之以此治蒙優於天下矣童蒙之吉也五君位成王求助之父乎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昭所以委政霍光者冲幼未明習國家事耳非天資愚蒙乃童蒙也以其童蒙而天性聰明故能上順先帝之志下任霍光之賢而燕蓋之謀不成篡弑之禍不作故為吉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本義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

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

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

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

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

則傷義而眾不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羣蒙之主上下順以從之

可以擊蒙者也蒙而怙終不可教也故至於擊擊蒙之

時明者勝而闇者不勝寇者在彼禦之者在我凡為寇

者以闇寇明也彼蒙不發必來為寇不利為寇者彼闇

而物莫之助也利禦寇者我明而上下順也

廣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

器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孟子謂燕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為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何利之有

說易

兼山郭氏曰上九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以不得已而至於擊也師之毒天下猶曰民從之吉況於蒙乎故知其為上下順也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斯言至矣上下皆蒙故戒之如此上九非剛中之德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於蚤終至於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

說易

漢上朱氏曰為寇者九二也擊蒙禦寇者上九也坎為盜體師盜用師寇也艮為手擊也為寇者利於蒙闇昏亂之時蒙極而解則是非定蒙昧明故曰不利為寇上九乘其蒙解之時自上之三擊之坎毀成兌民悅而從之上下之情順也孟子謂取之而燕民悅也坤為順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易傳曰若舜征三苗周公誅三監禦寇也蒙屯之反何也曰姤變者六復變者六遯變

者十有二臨變者十有二否變者十有二泰變者十有二
 二反復相變聖人所以酬酢也陸震亦曰卦有反合爻
 有升降所以明天人之際見盛衰之理焉易傳
 五峯胡氏曰大舜之征苗文王之伐崇湯之放桀武王
 之伐紂皆以其昏蒙之極不得已故擊而去之耳若後
 世漢高之誅秦項漢宣之誅先零之類禦寇者也平城
 之兵馬邑之伏唐太宗之伐高麗為寇者也禦寇者出
 於不得已故天人順之漢武為寇於四夷而望天下之
 人皆如卜式之順已其可得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
 必太過政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
 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
 然不止為誨人也上下順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本義

○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問擊蒙
 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先生
 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
 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
 是然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
 用若便說深了則此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八

